



大会

Distr.: General
22 September 201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72(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白俄罗斯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米克洛什·哈拉兹梯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2/26](#)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加入特别报告员在 2017 年 7 月访问明斯克期间收到的资料。



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2/26](#) 号决议提交的。

报告审查了白俄罗斯独特的治理特征与该国人权状况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认为，该国有根深蒂固的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和周期性的大规模镇压浪潮，其主要结构性原因之一是该国所有权力都属于行政部门，即总统和以总统为首的行政当局。虽然《宪法》规定要三权分立和尊重人权，但现实却是权力结构单一，法律和治理的目标在于维护集权，有效的人权保障则缺位。因此，改进即便有也只是暂时的、边缘的，而集权治理的威压则不时爆发为对试图行使权利者的大规模镇压。

报告陈述了最近发生的侵犯人权案例，证明总统和以总统为首的行政当局包揽立法和司法部门的权力后果严重。2017 年 2 月和 3 月对大规模和平示威的严厉镇压，包括逮捕然后再释放一批政治犯，重现了 2010 年的暴力。

特别报告员就白俄罗斯履行其国际义务、改善其人权状况的问题提出了多项建议。

一. 引言

A. 背景

1. 人权理事会第 20/13 号决议确立了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以因应该国执法人员在 2010 年总统选举之后一再实施的大规模逮捕和镇压活动。特别报告员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就职。2017 年 6 月 23 日，人权理事会第 35/27 号决议将其任期延长了一年。
2. 在最近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A/HRC/35/40)中，特别报告员介绍说，白俄罗斯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特别是在 2017 年 3 月有组织地大规模镇压和平示威之后，示威是为了反对实行一项直接威胁到数十万白俄罗斯人社会和经济权利的总统令。
3. 白俄罗斯国家人员在 3 月进行的严厉干预令国际社会震惊，¹ 也令其合作伙伴注意到该国一直存在周期性镇压活动。虽然政府确实采取了一些可被标榜为“进展”的步骤来放松迫害，但很快再次走上老路，又开始压制不同声音，打压人权活动者和记者这两类政府 23 年来一直骚扰的人。
4. 该国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值得欢迎，因为这可使白俄罗斯社会某个群体的权利得到更多尊重。特别报告员希望，白俄罗斯能迅速将《公约》条款纳入国内立法，然后及时遵守《公约》，履行报告义务。
5. 特别报告员也对“说实话”运动经过七年屡次被拒后终于在 2017 年 5 月获准登记表示欢迎。
6. 在最近一次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分析了关于执行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和条约机构某些建议的机构间计划。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和外交部正在将该计划作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加以推动，因此这也是向国际伙伴表明政府致力于促进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² 但是，该文件实际不过是一份包括 100 条空口许诺的清单，其中许多许诺是虚的，且大都忽略了根深蒂固的人权问题。

¹ 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1375&langid=e;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22974/statement-spokesperson-recent-protests-and-arrests-belarus_en; www.osce.org/office-for-democratic-institutions-and-human-rights/305781;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23471/events-run-and-during-todays-freedom-day-belarus_en; www.osce.org/office-for-democratic-institutions-and-human-rights/307476; <http://assembly.coe.int/nw/xml/News/News-View-EN.asp?newsid=6565&lang=2&cat=137>; www.gov.uk/government/news/foreign-office-statement-on-demonstrations-in-belarus; www.auswaertiges-amt.de/EN/Infodienst/Presse/Meldungen/2017/170328_BM_BLR.html?nn=479796; https://eeas.europa.eu/delegations/belarus/24141/eu-belarus-coordination-group-met-third-time_en。

² 见 <http://eng.belta.by/president/view/address-of-belarus-president-alexander-lukashenko-to-osce-plenary-session-in-minsk-103056-2017/>。

7. 该国在 2015 年底释放了一些政治犯，虽然没有同时恢复其权利，但也算是作出了积极姿态。不过，逮捕和监禁反对者的做法并未停止。白俄罗斯有新增政治犯，而且 2017 年 3 月镇压期间启动的刑事案件仍在审理并可能导致判刑。

8. 特别报告员高兴地报称，白俄罗斯政府不反对他参加 2017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在明斯克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议会大会年度会议。特别报告员感谢大会主席 Christine Muttonen 和大会秘书长 Roberto Montella 邀请他与会，并感谢大会副主席 Kent Hürstedt 组织并主持召开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研讨会，让任务负责人有机会前往该国，并在获任命后首次作为特别报告员发言。

9. 特别报告员对该国政府的这种宽容做法表示欢迎，但并不认为政府准许他参加会议是在给予合作，因为外交部在他逗留期间发表声明，强调给予许可只是为了他参加欧安组织议会大会，不代表白俄罗斯当局对其任务持开放态度。事实上，特别报告员发给白俄罗斯当局的信函(包括访问该国的申请)仍未得到答复。

10. 在提交大会的上次报告(A/71/394)中，特别报告员结合白俄罗斯 2016 年 9 月的议会选举，分析了选举制度和有效议会缺位对该国公民人权的影响，因为这次选举中有两名反对派成员获准成为议员。特别报告员对执法机构未采取攻击性行动表示欢迎。

11. 遗憾的是，2017 年 3 月的事件表明，白俄罗斯政府重新走上了大规模逮捕、捏造指控的老路。特别报告员认为，必须评估该国的治理特征，以便了解它为何一直对人权状况产生消极影响、周期性镇压背后有何逻辑。白俄罗斯独特的治理特征或许能解释为何该国过去 20 多年来的总体人权记录没有任何实际进展。尽管政府明显愿意讨论某些人权问题，如贩运和死刑，但它实行的是根深蒂固的压制性法律制度，严格控制着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使外界无法相信它在致力于促进人权领域的积极变化。

12. 事实上，在 2017 年 2 月和 3 月的示威发生后不久，总统决定暂停收取“反寄生”税，这显示他和他领导的行政当局或许听到了民众在绝望情绪达到某一阈值时发出的呼声。然而，特别报告员认为，官方对事件作出的在很大程度上以压迫为主的反应表明，白俄罗斯的治理目标在于保护总统及其政府对权力的集中掌控，而非为其他观点提供空间。

13. 因此，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概述了最近的案例，由此分析了自卢卡申科先生首次当选总统以来在白俄罗斯实行的专制治理对人权状况的影响。

B. 方法

14. 为编写报告，特别报告员从白俄罗斯当局、白俄罗斯国内外民间社会行为体、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及外交使团等各种来源收集了尽可能多的信息。在上文所述访问白俄罗斯期间，特别报告员得以从多名活动者手中获得第一手资料，还出席了就 2011 年欧安组织关于“人的方面莫斯科机制”的报告平行举办的民间社会论坛，³ 并旁听了某法院对一名人权活动者的审判。⁴ 在编写本报告时，特别报

³ 见 https://spring96.org/files/misc/parallel-cs-forum-resolution_minsk_4-july-2017_eng.pdf。

⁴ 见 www.advocatenvooradvocaten.nl/12753/belarus-trial-against-oleg-volchek/。

告员注意到，关于本议题的学术文献极少。报告因此提供了一些历史背景，以便读者了解催生白俄罗斯当前治理模式的某些因素。

15. 特别报告员遗憾地指出，该国政府未与任务负责人合作。他再次重申，自己随时准备与政府接触，甚至是逐步接触，首先讨论双方都认定为人权问题的问题。

二. 白俄罗斯专制治理的演变

16. 自 1994 年执政以来，卢卡申科总统通过突然而非逐步的行动，将所有部门的权力全部收归自己本人和自己领导的行政当局。特别报告员的所有报告中都有关于白俄罗斯行政部门干预立法和司法部门的描述。

17. 卢卡申科先生作为外来者与前总统维亚切斯拉夫·克比奇竞选，于 1994 年 6 月当选总统。他特意为自己树立农夫形象，大力抨击苏联(白俄罗斯曾是其最富有的加盟共和国之一)解体的负面影响，并通过担任议会反腐败委员会主席建立了无可指责的声誉，因此赢得了选民的同情。当时，外界广泛承认白俄罗斯的选举制度可促进人权，并认为选举是自由、公正的。同样，政治派别也相对多元，媒体对所有候选人作了基本平衡的报道。

18. 白俄罗斯《宪法》于 1993 年开始起草，1994 年 3 月 15 日获最高苏维埃通过。第 6 条规定了三权分立原则：“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国家机关应独立行动，彼此合作，并相互制衡和限制。”然而，按照 1994 年《宪法》，总统的权力事实上已经很大。作为行政部门首长，总统有权不经议会批准提名和解雇部长、任命法官、经议会批准宣布紧急状态、否决法案。总统还有权阻止影响国家财政的法律草案完成立法程序，因为此类法律须经总统同意方可审议(第 99 条)。

19. 卢卡申科总统在当选后不久即寻求巩固权力。1995 年 5 月，他举行并以绝对优势赢得了第一次全民投票，给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将一些国家象征改为类似苏联时期的样式，并加强了与俄罗斯联邦的关系。过去显然是因为其稳定才为多数民众所珍惜，这样有意将国家立足于过去的价值观造成了回避更着眼于未来的提案的后果。事实上，反对派早已云散，剩下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直被贴着复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亲纳粹运动的标签。

20. 第二次全民投票于 1996 年 11 月举行，而投票数周之前对总统的弹劾以失败告终。该次全民投票的目标是扩大总统本已广泛的权力，并将总统任期再延长两年。宪法修正案将立法部门的特权移交给了总统。最高苏维埃被改为两院制议会，其下院的权限领域数目有限(第 97.2 条)，而上院全体 64 名成员要么由总统提名，要么通过涉及总统事先批准的程序选举产生。1996 年全民投票之后，总统令可适用于任何权限领域且具有法律效力，总统可废除政府的任何法案(第 84.25 条)，议会任命宪法法院和中央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权力被移交给总统。

21. 1997 年，卢卡申科总统设立了一个隶属总统、有权提出法律建议的国家法案起草中心，进一步肢解了议会的作用。而按照《宪法》，这些权力属于议会下院。据特别报告员所知，宪法法院仍未处理这种与《宪法》不一致的情况。

22. 该次全民投票还扩大了总统对应司法部门的权力，允许他提名并随时解雇所有正规法院法官。总统还可提名最高法院主席和副主席、宪法法院主席和半数法官，这是 1996 年全民投票的一个特定目标。1994 年《宪法》规定的一些保护遭削减，具体而言，对任何干预法官活动的行为的法律制裁而今仅适用于“在行使宪法监督方面直接或间接对宪法法院或其成员施压”的情形。防止任意逮捕或起诉的保护措施则遭废除。此外，1994 年《宪法》中授权总检察长和有 70 人的议员少数团体请求宪法法院作出裁决的规定也被删除。

23. 尽管 1996 年全民投票充斥着反民主内容，但据报它获得了 70% 选民的认可，即便该结果也如所有国际观察员所称是伪造的，特别报告员并不怀疑，大多数白俄罗斯人确实投票赞成这样的制度变动。

24. 2004 年，卢卡申科总统再次举行全民投票，寻求允许他再竞选一任总统，并取消《宪法》规定的两任限制，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通过法律实现民主欧洲委员会警告说，总统出于个人利益推动举行了这次全民投票。⁵

25. 自 1996 年以来，所有对法律的修改，无论是通过法令还是法律而为，无一放松过总统及其政府对手中集权的掌握。总统还改组了民事和军事安全部队，控制了议会和司法系统，包括宪法法院，引导白俄罗斯治理制度走向专制。⁶

26. 如特别报告员报告所述，白俄罗斯多年来一直有系统地侵犯人权，正是该国极度集中的法律和行政当局在实施侵犯，并阴谋寻求以政府有效运作的名义，废除一切剩余的人权保障。

三. 缺乏有效三权分立、滥用民主体制及其对人权的影响

27. 1994 年《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因 1996 年和 2004 年通过的修正案而遭消除，导致该国政体算得上专制总统制。在本节中，特别报告员将讨论白俄罗斯民主架构缺位对民众人权的影响。

28. 三权分立是实行法治的条件之一，因为它明确了行政部门的宪法和法律责任，并可确保对该部门的侵权行为进行追责。它也是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能反映社会期望的议会，进而实现民主变革的一个条件。

29. 由于以总统为主的行政部门攫取了立法权，且有效三权分立缺位，致使白俄罗斯无法有效实行法治。因此，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数代公民不得不忍受没有独立机构可赖以保护自身权利的生活。一个由行政部门指定和解雇司法人员的司法系统不可能保障公正审判权。自 1996 年宪法修正案通过以来，宪法法院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将总统或议会通过的法案列入议程，且所列入者只涉及非争议性问题。同样，议会的法律文本编制工作也始终微不足道，且只侧重于总统核准的问题。

⁵ 见 [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pdf=CDL-AD\(2004\)029-e](http://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pdf=CDL-AD(2004)029-e)。

⁶ 见 Alexander Feduta, Lukashenko: Politicheskaya Biografiya(莫斯科，全民公决，2005 年)；Pavel Sheremet 和 Svetlana Kalinkina, Sluchainiy Prezident(莫斯科，2004 年)。

30. 2011 年 9 月 12 日第 409 号总统令授权设立调查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行政部门对民众活动的控制。调查委员会由内务部、检察官办公室和国家管制委员会各自的调查单位合并而来。总统在 2013 年声称，该委员会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设立的。⁷ 然而，该机构却直接向总统报告，这引起了各方对其自主性的关切。2017 年 5 月 22 日，总统收到了调查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在提及对行政部门的一名地方代表开展调查时宣布，要对总统个人圈子内的人开展调查，必须事先征得总统同意。⁸ 行政部门可自行斟酌是否停止或启动调查，而无须经受独立审查或提供上诉机会。总统对调查部门实行高度监督，且有效制衡权力缺位，这注定会阻碍司法机构发挥其理应发挥的效力。

31.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白俄罗斯的专制制度并未受到大多数民众的积极质疑。相反，由于白俄罗斯长期缺乏民主治理，造成民众麻木不仁，加之当局通过政府指导的媒体煽动对中欧和东欧地区民主化进程的恐惧，以致蔽塞了讨论总统人权记录和其他问题记录的渠道。大比例多数票被用以嘲讽和阻止反对派，这进一步减少了表达不满的机会。“说实话”运动最近获得承认，2016 年 9 月的议会选举也象征性地选举了两名反对派成员，这也许不能算是反对派的突破口，反而恰恰是总统在演示自己对选举进程的完全控制。因此，举行选举和全民投票已成为政府用以为自我合法化加盖印章的政策工具。

32. 在白俄罗斯看得到民主的许多形式要素：定期举行选举、设有司法系统和宪法法院、民众多少可以自由行动、上得了因特网、该国批准各项条约并参与联合国的一些人权机制。但是，多年来对所有这些要素的现实分析显示，此类实体和进程被有意用于反民主目的。民主问责要求被当局公然无视。例如，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不得不在每次选举之后提出同样的建议，倡导自由、公正的选举，因为政府每次都继续拒不执行建议。正如特别报告员 2016 年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A/HRC/32/48)所分析的，拒绝接受联合国各机制的建议发挥着阻止创造机会推动人权进步的部分功能。

33. 特别报告员认为，机构间计划的通过与此性质相同。尽管该计划被视为在实现人权方面的进展，但对其仔细分析(见 A/HRC/35/40，第 27-31 段)发现，它不仅没有涉及白俄罗斯的系统性缺陷，而且还重申，只有促进政府做法的活动才能被视为人权活动。

四. 集权治理对人权的影响

34. 白俄罗斯的专制政权当然伴随着限制享有权利和自由的环境而生。个人自由被视为对行政部门的威胁，后者已通过若干法律和实践，实际上剥夺了公民行使白俄罗斯批准的文书所赋予的权利。

⁷ 见 <http://sk.gov.by/en/istoria-sledstvenih-organov-en/>。

⁸ 见 http://president.gov.by/en/news_en/view/report-of-chairman-of-investigative-committee-ivan-noskevich-16232/。

35.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大量关于主要是执法人员在 2017 年 2 月和 3 月示威后侵犯人权的报告，也收到了有关白俄罗斯治理制度中根深蒂固的问题的报告。这些报告表明，侵犯人权行为是系统性的，并且一再发生，而不论有无未经批准的大规模示威。

A. 意见和言论自由以及媒体自由

36. 当局控制公民了解、思考、表达的内容以及媒体有权报道的内容，程度之深在欧洲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比肩。在卢卡申科先生当选总统之前，白俄罗斯享有相当自由的言论和媒体环境，与苏联解体之后的大多数中欧国家类似。

37. 然而，自 1994 年以来，权力集中到总统及其政府手中，白俄罗斯已成为欧洲唯一一个不向服务可覆盖全国的私营广播媒体颁发运营牌照的国家。该国还制定了一套特别制度，由行政部门就报道问题向媒体发警告，媒体如多次收到警告则会承受被关闭的法律后果。尽管可以就此类决定提出上诉，但受理上诉的所谓行政法院不是根据是非曲直裁决申诉，而只是调查当局是否在《媒体法》规定的管辖范围内行事。

38. 此外，白俄罗斯自 1994 年以来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严格限制该国公民行使意见和言论自由，从而阻塞了任何就行政部门所实施政策开展公共讨论的渠道。

39. 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发出呼吁(见 A/HRC/32/48)，但相关当局没有受到政府任何部门的质疑，因此仍未改善规范行使意见和言论自由的法律框架，也没有放松国家人员在这方面的作为。

40. 当局为试图压制批评声音而常常使用的明显条款是《刑法》第 367 条(诽谤白俄罗斯总统)、第 368 条(污辱总统)和第 369 条(污辱政府官员)。2001 年，在该年总统选举举行之前，对第 367 和 368 条进行了修订，目的是将批评定为犯罪。这两条规定最多处以五年监禁，司法系统可依职使用，而无须总统本人提起申诉。这些不相称的条款旨在刻意在努力向当局表示不满，特别是对腐败不满的人中间制造恐惧。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宪法法院在 2003 年曾建议议会修正这些条款，使之与其他国家的做法更为一致。然而，在将近 15 年之后，这一建议仍被无视，表明由行政部门控制的立法部门没有按照白俄罗斯《宪法》行事。

41. 反对派运动“欧洲白俄罗斯”的两名成员在 2017 年 2 月和 3 月参加示威并在示威时手举批评总统的旗帜，为此面临依据《刑法》第 368 条提起的刑事指控，后来指控被撤销。⁹ 一名企业家和工会负责人在被调查两个半月后也受到类似指控。¹⁰ 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调查委员会为依据第 368 条提出指控，调查所费时间过长且耗资巨大。

⁹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87367>。

¹⁰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87524>。

42. 艺术表现继续被当局视为一种危险。为此，著名记者兼音乐家 Ales Dzianisau 原定于在明斯克市举行的音乐会城市执行委员会所禁。¹¹ 此人一直是当局的固定目标。

43. 有人由于认为白俄罗斯没有必要阅兵而被国防部的一名代表公开斥为纳粹继任者。¹²

44. 二十多年来，具有独立思考的记者备受骚扰，未经核证不得工作，而获得当局的核证很难。在国家体系之外工作的活动者和记者不得不面对行政和司法障碍，如多次遭传讯和缴纳巨额罚款。

45. 2017 年 2 月和 3 月爆发群众示威，每逢这样的时机，当局会提醒记者不要报道任何未经授权活动，而无论其规模大小。白俄罗斯记者协会的一份报告显示，这次有多达 123 起侵犯记者权利的事件记录在案，其中包括 96 起拘留。¹³ 便装执法人员从 3 月 12 日开始镇压，当日逮捕了 18 人，而 2016 全年才逮捕 13 人。许多记者因非法编制大众媒体材料¹⁴ 或与外国媒体分享内容而被带上法庭并被处以罚款。¹⁵

46. 总统亲自参与媒体事务，显示出对媒体的厚此薄彼。¹⁶ 他反复强调媒体专业人员有“公民责任”。¹⁷ 那些不为官方言论服务的人被贴上“不负责任”的标签，用以证明行政部门有理由干预媒体事务。

B. 结社自由

47. 由于偏爱严密控制个人和集体活动，白俄罗斯当局对结社自由有苛刻的解释。1999 年 1 月 26 日，总统发布了关于规范政党、工会和其他公共社团的活动，加强对此类活动控制的第 2 号法令。该法令规定公共社团须在 1999 年 8 月 1 日之前的短期内在国家登记委员会的监督下登记或重新登记，该委员会的组成是由总统核准的。

48. 政党和公共社团的登记由司法部批准，地方社团的登记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批准，使行政部门可以不给任何批评当局的公共社团登记。自 2000 年以来没有新政党获准登记。在 2016 年继续实行大量拒绝登记申请的政策。¹⁸

¹¹ 见 <https://charter97.org/en/news/2017/7/25/257547/>。

¹² 见 <https://zapraudu.info/by/kollektivnoe-obrashhenie-v-sud-podpisat/>。

¹³ 见 <https://baj.by/en/analytics/media-problems-belarus-between-present-and-future>。

¹⁴ 见 www.svaboda.org/a/28425222.html；<http://belsat.eu/news/zhurnalistku-belsatu-volgu-chajchyts-ashtrafvali-na-40-bazavyyh-velichynyau/>；<http://spring96.org/en/news/87106>。

¹⁵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86878>。

¹⁶ 见 http://president.gov.by/en/news_en/view/president-attends-the-plenary-meeting-of-the-19th-world-congress-of-the-russian-press-16663/。

¹⁷ 见 http://president.gov.by/en/news_en/view/greetings-to-personnel-of-sovetskaya-belorussiya-newspaper-16777/。

¹⁸ 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wh6rJZ1JOWsV0lUV3JiOUx3UkE/view>。

49. 经 2011 年修正的 1994 年 10 月 4 日《公共社团法》专门侧重于不是政党或工会的社团。该法规定建立社团的权利(第 2 条), 社团应根据《宪法》、上述《公共社团法》和其他立法运作。该法第 6 条甚至规定, 国家当局不得干涉公共社团的运作。不过, 该条也规定, 非政府组织不得干涉国家当局的事务。该规定等于自动压制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声音, 并成为触发全社会自我审查的一个主要因素。

50. 内含关于非政府组织和政党(无论登记与否)开展未经授权活动所产生后果条款的法律不是《公共社团法》或第 2 号总统令, 而是广受批评的《刑法》第 193-1 条, 该条规定, 开展任何未经授权的公共活动最多可处以两年监禁。特别报告员及其他人权机制一再呼吁废除这一规定, 并呼吁将公共社团登记制度从许可制转为通知制。特别报告员特别提及威尼斯委员会就《刑法》第 193-1 条与国际人权标准相符的问题于 2011 年 10 月通过的意见, 其中明确指出, 该条款“在本质上限制结社自由权利”, “与民主社会不相符”。¹⁹ 特别是鉴于第 193-1 条被用来取消结社自由和使镇压合法化, 特别报告员认为该意见仍然有效。

51.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 一些非政府组织倾向于作为社会企业机构登记, 因为当局对此类社团的审查较不明显。自 2015 年 8 月 31 日第 5 号总统令生效以来, 特别是 2016 年 3 月 4 日修正案生效以来, 非政府组织加强了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筹集资金的努力。²⁰ 虽然上述倾向有利于这些组织融入社会, 但当局对关注单一社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的宽容显露出当局的一种策略, 即努力减少致力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数目, 或使其通过议程去政治化来换取运作许可。

52. 社团登记制度自 2011 年以来整体保持未变。2016 年登记的非政府组织数量与 2015 年相比略有增加(2.5%), 显示障碍并未减少。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社团因微不足道的理由而被拒登记的报告。社团在提交登记文件之前, 须将其机构名称交由司法部事先批准。2016 年 3 月, 创立者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Svetlana Alexievich 的非政府组织“促进国家地位和独立”被拒登记, 原因是其名称的首字母缩略词在创立者名单和登记表格上并不完全相同。

53. 甚至是希望关注性别平等之类社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都往往会因内容而被拒登记。2016 年 6 月, Mahilyow 地区司法当局拒绝为公共社团“Rose 性别研究中心”登记, 依据是承认白俄罗斯的性别歧视将与立法一级已有的规定男女平等的规范相抵触。该非政府组织准备对社会、经济和其他领域的数据进行性别分类监测、收集和分析, 这被视为与现行立法相抵触, 因为“性别政策由相关经授权国家机构执行”。²¹

¹⁹ 见 [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pdf=CDL-AD\(2011\)036-e](http://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pdf=CDL-AD(2011)036-e)。

²⁰ 见 www.actngo.info/article/organizacii-grazhdanskogo-obshchestva-belarusi-8-tendenci-2016-goda。

²¹ 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wh6rJZ1JOWsV0IUV3JiOUx3UkE/view>。

C. 和平集会自由

54. 2017年2月和3月的事件所遭大规模镇压及五一纪念游行计划的最终命运显示了《行政犯罪法》第23-34条和《刑法》第369-3条所施加的限制。执行委员会严格控制所有集会，在批准集会时对组织者提出无数令人无法接受的要求，以致授权无法实施。

55. 当局通过在游行开始之前逮捕活动者，以预防性的方式行使镇压。²² 当局还在示威期间和之后任意逮捕参与者。证据显示白俄罗斯司法和行政系统有应对大批个人被捕情况的准备，因为多达900名参加或希望参加示威的人仅在三周内即审理完毕。²³ 数十人被“预防性”拘留和罚款，使其无法参加2017年3月25日和5月1日的预定示威。参加以往示威的人被判刑，对未来想参加和平集会的人是一种威慑。

56. 为达到同样的效果，当局也骚扰著名的民间社会人士。例如，一位著名的视频博客作者 Maksim Filipovich 因不少于三项定罪而被监禁一个多月。²⁴

57. 镇压不仅针对个人，而且也针对实体，特别是政党和类似的运动。人民阵线党、联合公民党和“自由”运动因2017年3月25日在明斯克参与大规模集会而遭司法部警告。最高法院有权在司法部发出警告而相关政党不作回应一年之后解散该政党(《政党法》第10条)。

58. 工会也必须遵守组织和平示威须获授权的义务。适用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建议专家委员会在其2017年报告中又一次遗憾地指出，白俄罗斯政府未就拒绝批准工会示威的新指控提出意见，或回答所有未决的拒绝指控，也未向有关组织提供任何资料，说明采取了哪些步骤来调查拒绝案例。²⁵

59. 特别报告员强调了依附政府的司法系统在压制和平集会权方面的作用。例如，Navapolatsk 的某法院本已开始调查一名人权维护者反对地方当局不批准示威决定的意见，但由于同一地方当局有一名代表(虚假地)声称法院没有管辖权，法院决定放弃对案件的审理。²⁶ 同样，Mahilyow 的一名法官任意决定对一名呼吁民众参加未经批准的五一示威的活动家进行闭门听证。²⁷ 各法院还驳回了收到司法部警告的政党的上诉。总之，司法机构明显缺乏审理有关宪法权利受侵犯的申诉的诚意。²⁸ 正如欧安组织议会大会之后三名活动者被判处行政拘留所示，仍然持续有人被定罪。

²²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86878>。

²³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86596>。

²⁴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86878>。

²⁵ 见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3646.pdf。

²⁶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86878>。

²⁷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87106>。

²⁸ 见 <http://spring96.org/be/news/86998>。

60. 特别报告员亲身见证了限制性法律与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的相互作用。7月4日，在明斯克 Frunzyenski 法院，特别报告员旁听了对长期人权活动者 Oleg Volchek 的审判。Volchek 被控参加了3月的示威活动，指控依据只有某位匿名警察的说词，而且检方在示威发生数周之后才提出指控。Volchek 先生最初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处13天监禁，在其律师提出申诉后，法院下令重审，而当时他仍在国外。他在辩词中除其他外声称，示威发生时他不在明斯克。他报出了己方证人的名字，并告知法官证人就在审判当场。尽管 Volchek 先生的陈述理应触发对指控可信度的调查，但法官却质疑证人的诚信，假定证人没有在庭审前与检方接触是有意而为。事实证明，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无论是 Volchek 先生还是他的律师均未被告知对案件进行重新调查的结果，并且他们直到7月庭审前几天才收到法院的重审通知。²⁹ 检察官并不否认这一事实，但在法官询问时仍维持指控。法官下令休庭，离开审判室20分钟，返回后不作任何解释即拒绝为两名证人登记并下令他们离开。审判顶着高温在没有空调的室内持续了六个小时，法官在每次作出程序裁决之前都下令休庭并离开房间。最后，Volchek 先生这位八十年代曾在苏联阿富汗战争中受伤的退伍军人因脱水、高血压和心律失常而犯病并昏倒数分钟，最终被救护车带走。但是，法官并没有推迟审判，且以参加示威的原始罪名缺席判处 Volchek 先生巨额罚款。

D. 酷刑和虐待行为

61. 在白俄罗斯，使用酷刑和虐待以获取所谓“供认”、恐吓反对派或使其禁声的做法一度十分普遍，直至2010年代初。一些导致受害人死亡的酷刑和虐待案件正在由国际机制处理，而白俄罗斯司法系统仍然拒绝对这些指控进行彻底调查。2017年6月，明斯克调查委员会决定停止调查 Aleh Bahdanau 在被拘押期间于2016年1月死亡的案件。

62. 白俄罗斯当局似乎在限制执法人员使用酷刑。作为白俄罗斯周期性镇压的又一实例，2017年2月和3月的事件给了国家人员使用酷刑的机会。特别报告员对这一事态发展感到痛惜。

63. 有报告显示，一些违反第3号总统令参加示威的人在被逮捕和拘押期间受到虐待；据特别报告员回顾，他们是被任意逮捕和拘押的。报告还显示，某些行为可能构成酷刑，如殴打、使用电击、不许饮水、拒绝提供医疗、要求审讯期间头部戴袋和夜间唤醒。报告特别提到明斯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拘押设施。非政府组织 Viasna 的著名人权维护者 Tatsiana Reviaka 向明斯克检察官办公室提交了一份申诉，投诉她在3月26日被逮捕时和随后在警察房地遭受了身体和心理虐待。其他活动者据称受到警察殴打、双手被手铐禁锢几个小时。Homiel 区和 Tsentralny 区执行委员会的拘押设施状况似乎特别恶劣，多日不向被拘押者提供供暖和淋浴自来水。由于侮辱人格和虐待的情况十分严重，加之指称遭受酷刑的案件数量巨大，人权维护者 Ales Bialiatski 向总检察长提交了一份公开

²⁹ 见 www.advocatenvooradvocaten.nl/12753/belarus-trial-against-oleg-volchek/。

申诉。³⁰ 然而，总检察长拒绝进行调查。特别报告员认为，这表明国家当局不愿承认系统性问题。

64. 特别报告员意识到，由于许多人对自己在警察房地内遭遇的拘押条件作出申诉，检察官办公室进行了检查，特别是检查了 Slutsk 区，情况因此有了某些改善。然而，当局并未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来克服某些不足，尽管申诉无论是实质内容还是地理位置都所涉甚广，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对拘留条件进行审查，2017 年 3 月的大规模镇压之后情况尤其如此。

65. 同样，特别报告员也知晓了一起对调查委员会不调查虐待指控的决定提出上诉获得成功的案例。³¹ 然而，国家官员后来对申诉人和他的妻子进行骚扰，询问他们与帮助他们提出上诉的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66. 通过酷刑、虐待或骚扰获得认罪供词的做法有时可能导致受害者签署合作协议，接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控制，并因此被迫向其提交关于其他人权维护者和活动者活动的敏感信息。³²

67. 特别报告员对俄罗斯公民 Murad Amriev 的状况仍然感到关切——由于 Amriev 先生在俄罗斯联邦极有可能遭受酷刑，相关方面多次呼吁白俄罗斯当局不要将其遣送回俄罗斯，但他仍被遣送回国。

E. 死刑

68. 《宪法》第 24 条规定，死刑在被废除之前可作为对严重罪行的特别惩处措施采用。《刑法》对可处以死刑的罪行作了规定。

69. 长期以来，白俄罗斯政府是欧洲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唯一一个通过剥夺生命实行法律制裁的政府。联合国各机制和人权组织曾无数次地谴责这一做法，呼吁该国加入日益壮大的人权共识，确认即使在惩处严重罪行时也应尊重生命权，但至今毫无结果。

70. 白俄罗斯当局对废除死刑的态度模棱两可。卢卡申科总统在 2017 年 7 月欧安组织议会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如果国民以压倒性多数在全民投票中表决维持死刑，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违背其国民的意愿。任何一个文明的欧洲国家都不能这样做”。同时他还补充说，白俄罗斯废除死刑需要时间，他确信白俄罗斯当局会逐步找到解决该问题的办法。

71. 尽管《宪法》提出了废除死刑的设想，但并未设定实际落实的时限。该国在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就此问题多次举行会议，但都未能在可能决定废除死刑方面得出结果。

³⁰ 见 <http://spring96.org/be/news/86998>。

³¹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87524>。

³² 见 <http://belarusdigest.com/story/the-belarusian-kgb-recruiting-from-civil-society/>。

72. 对于废除死刑一事，卢卡申科总统常常提及 1996 年 11 月 24 日的多问题全民投票所体现的“白俄罗斯人民的意愿”。80%的投票者反对废除死刑的提案。然而，全民投票举行时，最长的监禁刑期为 15 年。1997 年 12 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增设了无期徒刑。因此，特别报告员认为，援引全民投票来作为不废除死刑的理由是没有道理的。

73. 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已自行决定终止死刑，展现了领导者风范。在白俄罗斯这样一个生活中涉及的几乎所有法律问题都由行政首长决定的国家，总统不明确表示决心废除死刑，事实上对废除死刑构成了障碍。观察者们认为，总统没有决心与该问题的内涵无关，与之有关的是，《宪法》赋予总统的许多独裁权利也是通过被他称为废除死刑障碍的那次全民投票而获得的。

74. 在提出报告时，特别报告员了解到，自 2017 年初以来共有三例死刑判决。Aliaksei Mikhalenia 于 3 月 17 日被 Homiel 地区法院判处死刑。最高法院于 6 月 30 日驳回了他对判决提出的上诉。Ihar Hershankou 和 Siamion Berazhny 于 7 月 21 日被 Mahilyow 地区法院判处死刑。Siarhei Vostrykau 于 4 月在白俄罗斯被处决。在报告提出时，Kiryl Kazachok 和 Aliaksei Mikhalenia 两人正被关押在死囚室里等待处决。特别报告员再次敦促当局至少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F. 任意逮捕和拘留及政治犯

75. 特别报告员在向大会提交的上次报告中指出，该国似乎改变了镇压未经核准的集会的手段(A/71/394，第 77 段)，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系统地任意逮捕参加公开活动、批评公共政策的人，而是在不改变任何法律的情况下代之以有系统地课以重罚，而罚款数额巨大，多数被罚者难以承受，以致于最终因未付罚款而坐牢或眼看着自己的财产被没收。

76. 2017 年 2 月和 3 月的示威发生后，当局进行了大肆逮捕，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是 2010 年 12 月当局镇压抗议者并将几百人收监之后一直没有过的。根据白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当局无须说明拘捕的理由，而这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9 条。

77. 2017 年的镇压显然是有预谋的，因为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就有几百名和平示威者遭到往往是由便衣执法人员执行的任意逮捕。与 2010 年一样，人权活动者的住宅遭搜查，工会会员受到残忍审讯和骚扰，其信息技术设备被查封。

78. 特别报告员认为，对决定行使自身权利的人周期性地实行大规模身体虐待，同时拘捕新的政治犯，部分是由于、也部分是为了决策权的集中和该国法律制度剥夺权利而非像其他制度那样保护权利的不变本质。这些法律不符合基本的人权标准，因为根据其字面意义，任何特定时期都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因开展未经批准的公共活动而受处罚。事实上，如果严格解读将未经批准的公共活动定为犯罪的法律，那么很大一部分人口就将依法成为罪犯。当然，始终监禁政治反对派和独立于政府的活动者会无可辩驳地使白俄罗斯声称自己遵循人权标准的说法成为谎言。刑法的设定意在涵盖公共生活，同时在大部分人口中制造恐惧，进而钳

制原本正常的日常公民活动。当局有时会暂停使用这些法律，然后又周期性地对百姓显露集权的力量，通过骚扰、任意逮捕和短期拘押来维持限制性秩序。

79. 当局利用各种规定来压制人权捍卫者、活动者和普通公民的声音，包括反复的行政拘留、软禁和以流氓行为、组织骚乱或组建非法武装团体为由提出刑事指控。行政部门在司法机构的协助下使用后两种指控预防性地逮捕著名的反对派人士，后来并对其进行罚款，这些人士包括：联合公民党的 Anatol Liabedzka、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党共同领导人 Pavel Seviarynets 和 Vital Rymasheuski、“为自由”运动主席 Yury Hubarevich 和前总统候选人 Mikalai Statkevich。非政府组织的一些成员也遭到任意逮捕和指控，包括白俄罗斯人赫尔辛基委员会(得到政府认证的少数非政府组织之一)的 Pavel Levinau，此外还有 2017 年 3 月 25 日非政府组织“Viasna”遭搜查时被捕的 57 人，包括一些外国人，当时该非政府组织正在开会商讨如何举行和平集会。

80. 大多数遭拘押者在被捕几个小时后未经指控、也未经解释获释。其他人则被处以 3 至 25 天(此为最长期限)的行政拘留，以阻止他们参加将举行的示威。然而，有 16 人以组建非法武装团体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并被拘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的审前拘留设施内。这些人均于 6 月底获释，但其案件并未了结。

81. 特别报告员特别关切环境和人权活动者 Dzmitry Palienka 的案件，此人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因参加倡导单车出行的和平示威而遭任意逮捕。Palienka 先生自 2014 年以来曾几次遭到任意拘押。³³ 他在 2016 年被判处的 2 年监禁徒刑后被缓期执行，但缓刑于 2017 年 4 月被明斯克的某法庭推翻，理由是他犯有“轻微流氓罪”(《行政犯罪法》第 17.1 条)，即在法庭宣布对某抗议者的判决时叫喊“可耻!”。

82. 还有一名政府批评者仍被关押在白俄罗斯监狱中。2015 年 7 月 10 日，Mikhail Zhamchuzhny 因“煽动披露官方机密”而依据一项严厉的制度被判处六年半的监禁。判决还禁止他在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担任涉及履行组织和行政职责的职务。

83. 特别报告员对工会及工会成员遭任意拘押和骚扰表示关切。白俄罗斯无线电和电子业工人独立工会及白俄罗斯独立工会积极牵头抗议第 3 号总统令，并收集了数万人的签名。2017 年 8 月初，国家官员搜查了这些工会的几名成员的办公室和私人住宅，并没收了他们的信息技术设备。无线电和电子业工人工会的主席和总会计师 Henadz Fiadynich 和 Ihar Komlik 于 8 月 2 日被捕，莫须有地被控通过在外国开设银行账户逃税以中饱私囊。Fiadynich 先生于当天获释，但 Komlik 先生则仍在押。对他们的指控仍然没有撤销。特别报告员与保护人权维护者观察站一样，也认为这两人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被捕，因为 2011 年 Bialitski 先生也基于同样的指控而被捕，并被判处四年半的拘禁，这被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认定为任意行为。³⁴

³³ 见 <https://charter97.org/en/news/2016/7/27/215528/>。

³⁴ 见 <http://spring96.org/en/news/87741>。

G. 经济和社会权利

84. 白俄罗斯是唯一一个未对关键经济部门推行私有化进程的前苏联国家。然而，特别报告员并不认为白俄罗斯能避免寡头政治、腐败及其对享有人权的影响。

85. 2017 年 2 月和 3 月的示威显示，当局声称中央集权型经济能够造福社会的说法与数十万民众生活受到严苛的经济政策影响的社会现实两者完全脱节。

86. 据估计，白俄罗斯约有 47 万人直接受到第 3 号总统令推出的“反寄生”税影响，此税旨在惩罚那些工作不超过 183 天但未登记为失业的人。“反寄生”法反映苏联时代的公平观念死灰复燃，认为国家会为所有人提供工作，因此不工作的人就是在靠他人养活，危及社会凝聚力。如果经济不是极端中央集权及国家所有，这样的法律是无法想象的。

87. 特别报告员认为，实行“反寄生”法和“反寄生”税部分是为了打击不经登记擅自开展经济活动的“异见创业者”，同时也为了打击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某些职业的民间社会成员，如非政府组织和工会活动者、独立记者及艺术家。

88. 官方称失业率为 1%，按该国的经济状况来说这个数字很不现实。³⁵ 与这种没有失业自然就没有贫困(这方面没有数据)的幻象平行存在的还有另一种幻象——既然议会里没有多元声音，社会上自然就没有不同政见。

89. 如上文所述，工会受到关于组建公共组织的规章的全面监管。公约和建议适用问题专家委员会在其 2017 年的报告中指出，这种限制性做法阻碍了工会的登记。特别报告员注意到，白俄罗斯政府一直无视委员会关于修改法律以放开工会组建、从而促进劳工及社会权利的建议。

90. 在国际工会联合会全球人权指数中，白俄罗斯在尊重工人权利方面得到最差评分(“权利无保障”)。³⁶

91. 特别报告员继续接到侵犯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报告。他回顾了小学生 Viktoryia Papcenia 的悲剧，这位 13 岁女孩在参加“志愿劳动”(“subotniks”)采挖马铃薯时被卡车碾死。“志愿劳动”是苏联时代推出的强迫劳动的一种翻版，即在法律上鼓励但在实际上逼迫国家雇员和学生从事无偿的社区或生产劳作。对此案的判决是，只有女孩的两名老师和涉事卡车司机须对事故负责。特别报告员回顾说，这次强迫劳动是由地方政府机构(执行委员会)组织的，而且这位不幸的女孩是在国有农场采挖马铃薯。

H. 非歧视

92. 白俄罗斯仍未通过具体的反歧视法，以惩处基于性别、种族、族裔、性取向、宗教信仰、心智或身体残疾对个人的歧视行为。鉴于该国治理的专制性，行政部门无论在道义还是在法律上都把持了确定何为“正常”、“非主流”的特权。社会

³⁵ 见 www.ilo.org/ilostatcp/CPDesktop/?list=true&lang=en&country=BLR。

³⁶ 见 <http://survey.ituc-csi.org/?lang=en>。

中大批人完全无法得到平等待遇或平等享有权利所必需的具体良好待遇。拒绝承认差异及相应歧视，凸显了行政部门标榜“传统价值观”，打造一个紧跟中央、整齐划一的白俄罗斯社会的理想。

1. 性别问题

93. 特别报告员提及他们最近一次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其中参照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2016 年 10 月的分析，论述了白俄罗斯妇女人权所涉关键因素。

94. 高层政治人物大量使用的歧视性语言，证明妇女权利状况总体不佳。妇女在工作场所的情况特别令人关切。几年来，适用公约和建议专家委员会一再指出，由于该国“对妇女在社会上的角色抱有陈旧观念，对妇女的愿望作出刻板假设”，妇女大多倾向于选择低收入职业。³⁷ 委员会再次对政府不回应其关于男女同工同酬的建议深表遗憾。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政府继续无视男女之间在小时候就学及长大后就业方面机会不平等的问题。

2. 宗教团体

95. 尽管白俄罗斯《宪法》确认了信奉和践行任何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其中第 16 条禁止宗教活动“破坏白俄罗斯共和国的主权、宪定制度和社会和谐，或……妨碍公民履行国家、公共和家庭义务，或损害其健康和道德”。禁止条款的模糊性为行政部门任意自行解释限制措施预留了足够的空间。此外，《2002 年宗教法》和《2003 年白俄罗斯东正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协约》也包含限制性条款，同样被政府用作限制宗教自由的依据。而且，白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该国享有特殊地位、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决定性作用”，令人关切，因为这加剧了宗教歧视。³⁸

96. 宗教团体须经登记才能开展任何宗教活动。所有未登记团体开展的活动都为法律所禁止。此外，在宗教团体房地之外组织传教等活动须事先获得批准。因此，政府继续一如既往地参与由宗教团体未经批准而举办的活动的人实行罚款和拘留。复杂的登记要求附带宽泛的拒绝登记理由仍是开展宗教活动的主要障碍之一。此外，宗教少数团体的登记程序要求所涉团体披露其成员情况，这可能妨碍个人行使宗教自由。因此，由于惧怕遭国家迫害，许多宗教团体不愿意登记。

97. 政府继续对被其称为“非传统宗教团体”实行歧视性政策。数个信奉新教的宗教群体目前仍被拒绝登记。穆斯林和新教牧师及其他“非传统信仰”神职人员的探监要求继续被拒，而白俄罗斯东正教会或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探监却不受阻挠，这明显就是歧视。在教育设施内，学生的课本反映出对“非传统宗教团体”的歧视态度，加深了陈规定型观念和不容忍态度。

³⁷ 见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3646.pdf。

³⁸ 见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2016 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可查询：www.state.gov/j/drl/rls/irf/religiousfreedom/index.htm?year=2016&dldid=268792#wrapper。

五. 结论和建议

98. 特别报告员的结论是，行政部门，即总统和以总统为首的行政当局掌控了几乎所有的权力，这是导致该国系统性侵犯人权和一波接一波实行大规模镇压的一个主要体制原因。虽然《宪法》规定要三权分立并尊重人权，但现实却是权力结构单一，法律和治理的目标在于维护集权，有效的人权保障则缺位。这也说明了积极变化为何只能暂时、零星地发生，而治理制度的核心仍是反民主的、并不时地爆发为对试图行使权利的人实行大规模的镇压。

99. 缺乏有效的议会、独立的司法机构及符合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的国家人权机构，缺乏具体的反歧视法，也缺乏通知型而非目前许可型的公共实体登记制度，这就是白俄罗斯总体人权政策的基本。

100. 2017 年 2 月和 3 月和平示威之后当局实行的严厉镇压显示，白俄罗斯侵犯人权的行为具有周期性，其法律框架长期不变、事事要求许可且具压制性，司法机构听命行事，执法人员一再实施恐吓和骚扰。

101. 尽管各人权机制及其合作伙伴在过去二十年里一再呼吁白俄罗斯作出努力，使其法律符合其国际人权承诺，并停止违背人权标准的做法，但该国行政部门却一直在巩固对人权的系统性限制，不愿触动其维持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的核心功能。该国关于执行一些条约机构和普遍定期审议特定建议的机构间行动计划应结合这一背景来解读。该计划所列的 100 项活动即使得到充分执行，也不会使白俄罗斯的人权记录有重大改善。

102. 在列举这些缺陷的同时，特别报告员提请各方注意以下自相矛盾的事实：拥有集权治理结构的白俄罗斯竟然表示愿意随时大步迈向改善人权状况的方向，即使长期维持改善需要将民主权力分享体制化，并需要所有有关政治和公民力量的积极参与。

103. 特别报告员鼓励民间社会行为体和人权维护者继续在相当有敌意的环境里开展令人赞叹的工作。他再次呼吁白俄罗斯当局与任务负责人合作，哪怕是渐进逐步合作，并在他以往报告所作建议之外，进一步建议白俄罗斯当局：

(a) 撤销对所有和平示威反对第 3 号总统令的人提出的一切指控，包括关于组建非法武装团体的指控；

(b) 废除第 3 号总统令，因为该令的规定歧视某些类别的工人；

(c) 释放目前被关押的工会领袖和政治活动者，撤销对他们的指控，因为这些指控出于政治动机；

(d) 撤销对未登记组织开展公开活动实行惩罚的《刑法》第 193-1 条；

(e) 对所有法律进行彻底审查，使之符合白俄罗斯签字接受的人权标准；

(f) 在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 94 届会议预定的审查期间与该委员会开展建设性的交往；

- (g) 不再拖延地立即废除死刑，或至少暂停执行死刑；
 - (h) 设立一个符合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的国家人权机构；
 - (i) 在上述系统性问题上向合作伙伴展现实际进展；
 - (j) 在这方面，巩固机构间行动计划，为此推动人权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即使是未获认证的组织）参与计划制定并监测其执行；
 - (k) 停止对人权维护者、民间社会成员、独立记者的骚扰。
-